

第二十三章 遇舟人松濤入錦水 瞞蝶使水氏寄花箋

松濤自別雲影出門，自思：「雖然一時高興起身，卻不知他躲在何處，也不知果然有個濯錦否？真是大海撈針，從何下手？」一路風餐水宿，行到金壇，正欲渡江，江邊舟子紛紛，或招云：「我的舡新。」或招云：「我的舡穩。」或招云：「我的舡價賤。」一個來扯衣服，一個來搶雨蓋行李，將松濤圍作一團，竟如楚重瞳困在垓心，無計得脫。松曰：「你們不要爭價錢，不論新的妙、穩的好，我單要的是快！」內一人近前曰：「來來來！決不過我的，我是有名的載石船。」松搖手曰：「聽這船名，先就慢起。」舟子曰：「就快在這名上，千里路，長江一夜直走到繡嶺鳥兒也飛他不過。」松濤聞言，驚喜曰：「我正要往繡嶺去。」舟子曰：「這等益發沒得說了，繡嶺除了我，沒有第二個去得。」眾人撒手曰：「這個地名是沒人認得的。我們只曉得金山，不曉得什麼繡嶺。」舟子曰：「如何？請下船罷！」松曰：「你方才說，你這船因何名載石船？」舟子曰：「客人上船我說。」松曰：「你說了我上船。」舟子曰：「不上我船，我也不說。」

松濤上船。舟子細說載生誤入繡嶺，留居山寺之事。松曰：「此事正奇，我卻不信！」舟子曰：「你這位客人不信老實，若不信，現有那客人的親筆在這裡。」遂取出石生所書扇云：「這是一柄招風扇，客人請看！」松濤見扇，知其所言確是石生。喜曰：「這人是我的朋友。我正要尋他，他果然到了繡嶺。」舟子曰：「我聽見那和尚說要留他住幾個月，想必還在那裡，包你尋見！」松問：「繡嶺走那裡？」舟子曰：「你要到那裡去還不知。」松曰：「只聞其名，不曾到過。」舟子曰：「這地在洞庭湖的那半邊，山拐角裡，不大有人到的。」松曰：「原來是楚地！還問你，那裡可有什麼地名叫濯錦麼？」舟子曰：「沒有。我只在山上住了一晚，第二日就出來了，不曉得什麼著緊不著緊！」松曰：「你說船快，依你方才的話，我明日早上就要到了。」舟子笑曰：「那晚的風是他扇子上討來的，客人若會討，我也會到。」

數日後，舟次彭蠡之口。松濤望見石鍾山，喜曰：「仰止已久，不可不登。」遂獨上山亭，瞻眺良久，向山僧索筆，留題於石壁之上。詩曰：

為有荊南役，舟從彭蠡過。
未遑泊絕壁，聊復訪崇阿。
山以鍾名異，石因斧鑿訛。
髯蘇無快筆，今日陋猶多。

既下，謂舟子曰：「匡廬在望，還須一眺。」舟子曰：「若要山看，到那裡盡多，這上頭不要去罷！」松曰：「你曉得什麼？」遂令將船放近山麓，振衣直到絕頂。五老迎笑，白雲冉冉從足下起，遙望小姑空空，蒙，煙鬟撩亂。漢江波動，儼若風吹羅帶，飄揚不定。回顧鄱湖鞋山一點，又如金蓮一瓣，踏破綠荷。西望斜陽下如鷗集沙汀，點成一片，即武昌也。松大快曰：「對此奇景異趣，惜乎少一知己！」至暮甫下。

又數日，舟過洞庭，轉入崇山之內，溪路漸狹。行了一程，舟子停橈回顧，不住曰：「奇了！奇了！」松曰：「你想是忘記路了？」舟子曰：「我記得是從這裡出去的呢！」松曰：「你這人好混張！我道你是認得的，這裡面又沒處去問路，怎麼樣呢？」舟子曰：「你不要慌，待我跑到山頂上望望看，可望得見繡嶺。」喘吁吁一氣奔到山尖，周遭一望，連忙下去：「我道我的記性就這樣不濟了！」松問云：「可曾望見？」舟子曰：「一個兒是在前頭了。」松曰：「還離多遠？」舟子曰：「看著近得很，不過幾里光景。」松曰：「你不要錯看了。」舟子曰：「不錯。前番出去，那寺裡的當家叫了兩個小和尚，搖只船送我出口子，單記著山頂上的寶塔。你不信，轉過這個小岡去，就望見這個塔尖了。」果然轉過一峰望見塔頂。松濤甚喜。

趁著一曲溪流東西抱，行可十餘里。松曰：「你方才說只有幾里地，行了這半日，你看那山那塔都不見了，不可又走錯了？」舟子曰：「除非下次錯，今日我包你不錯！這裡面的路像經摺本，望著近，走著還遠。你看，那不是塔又露出來了。」復行數里，清溪盡處，繡嶺忽然呈露。舟子呼曰：「是了！是了！這不是繡嶺麼？」松濤昂首一看，果是峰巒如畫，連聲稱妙。舟子曰：「這還不妙，到頂上去望望才妙呢，且和你到上面寺裡去罷！」

二人登山。舟子曰：「我記得這寺裡有個和尚叫做什麼煙花，只去尋他。」行至雨花宮前，沙彌看見，報與拈花。拈花忙出接見，引入方丈，問曰：「客從何來？」松曰：「我乃龍湫石蓮峰契友松月波。聞他迷路逗留寶刹，特來尋訪。」拈花曰：「石先生曾到過敝寺，秋初已入秦去了。」松喜曰：「他既入秦，不必言矣！動問這寺中有一個朗磚和尚，欲煩引見。」拈花曰：「家師雲遊，尚未返錫。」顧舟子曰：「又是你的船，好奇怪！虧你怎生復進得來！」舟子曰：「那南北兩京的路都是熟的，希罕這個所在。」

松濤又問：「這貴處可有什麼水名濯錦的嗎？」拈花曰：「濯錦溪圍繞山麓，這山下一村名賽桃源。」松曰：「不料今日連人連地都尋見了。」遂取囊中嶺圖，行出岡前，四望群峰，或起或伏，如揖如拱，或蜿蜒如龍行，或淨癯如虎踞，或如美女頰妝，或似侍臣鵠立，或青蔥如黛染，或飄忽如雨來，煙雲萬狀，盡攝兩眸之內。下瞰賽桃源，展圖對看，喜曰：「錦水花村，果與畫圖無異！」拈花曰：「此圖從何而得？」松曰：「此係去年尊師在敝梓贈與石友，臨仿而得。」拈花謂松曰：「石先生來時，原住寺內。後與村中水散人相善，移到他家住了數月。前日有人下山，聞得村內人說，近日曾差人到此探望，不知果否！」松曰：「既如此，便當下山問個端的。」遂令舟子將行李搬到寺中。

拈花陪松同至水散人家。散人延入。拈花先為通其姓名、來歷。松曰：「聞翁曾為敝友下榻，說他去後曾差人到此，特來問個詳細。」散人曰：「日前曾有使來，貴友已抵幕府月餘了。足下何所聞而來？」松述秦中書到，並已出門尋訪，途遇舟人之事。散人曰：「貴友到彼不過相探。山公屢招，卻是為何？」松曰：「翁有所不知！山公有女，意欲館甥，屢屢招他，蓋為此事。」散人暗想：「前書果然是真。」拈花曰：「有此喜事，石先生怎肯逗留數月，躲遲花燭之信？」松曰：「言雖如此，此事山公留心已久，敝友堅執不從。今番雖然到彼，意在一探而已，恐此事亦未必諧。」散人亦無言，遂設雞黍，留松宿其家。清氏謂散人曰：「連日的氣還不曾洩了，還要來什麼敝友敝友！你由他寺裡去罷了！留他怎的？」散人曰：「地主之誼，本應如此。」

彩蘋聞說有人來訪石生，從屏後聽見松濤言語，入見盈盈曰：「姊姊，龍湫來了個姓松的，說是石相公的朋友，到這地來尋他。」

想就是那松什麼波了。」盈盈曰：「他怎麼曉得尋得到此？」彩蘋曰：「他說遇見了前番來的舟子，尋到此處。老相公留他住下。我聽見他說，山家久已要招石生為婿，他堅執不從。此去不過探望，這事必不得諧，他這話有些根據。」盈盈聞言，益信前書之謬。

次日，松濤欲別，散人曰：「足下更欲何往？」松曰：「既得石生之信，還當入秦一訪！」散人曰：「路途勞頓，且再停一日去，不為遲。」松濤遂止。少頃，舟子下山，來到散人家問松去住，松曰：「的於明日早行，還是你的原船出去，還要前進。」舟子應諾。散人陪松濤往賽桃源前後週遊一遍，舟子隨之。松見居處男女俱清潔可愛，謂散人曰：「貴地溪山久入寤寐，雖暫時分手，終當同作主人。」舟子曰：「山上望下來沒多大一塊地方，走著這樣寬展，這所在真好！可惜不近大路，沒有生意做，不然我也搬來住了。」彩蘋聞松濤欲到秦關，復催盈盈作書。盈盈至暮，燈下寫就，將前偽札一同封入。謂彩蘋曰：「書雖寫了，怎好付他？」彩蘋曰：「不難，叫彩綠拿到書房，只說是我家大官人寄與石相公的，相煩順附。他初來，不知底裡，必不疑心。叫他不必與老相公說知。」盈盈笑而許之。遂令彩綠持送。彩綠送到書房，照依前說。松濤接書曰：「你去說書我收好了，請大官人出來會會！」彩綠入告。盈盈曰：「如今怎生回他？」彩蘋教彩綠云：「你說官人有恙，不得親會，多有得罪了，那封書一定要到的。」彩綠覆了松濤。

松濤次日別了散人、拈花起身。拈花笑問舟子曰：「你這呆子下次可還來麼？」舟子曰：「走熟了，只怕再來望望你也定不得。」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